



永平府志卷之二十二

萊陽宋琬撰次

宜興路

遴參校

廣寧常文魁續補

藝文上

永平之文其最古者莫先於秦皇之銘漢武之書魏晉以還鞠為戎馬之地簡冊文字磨滅無徵若境內諸山谷殘碑斷碣僅有金元一二皆在墟墓寺刹非關世教而其卓然垂之千古者僅韓吏部二作它無可稱矣惟是近代諸公序記或志廟學或紀城池次則揚於山川流連景物並郡乘所不可缺者不揆蕪

陋輒以鄙作附焉亦以郡事收之非敢自徇其他重
複之篇靡冗之作咸所不取

銘

秦始皇帝碣石銘

遂興師旅誅豸無道爲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庶心
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并諸侯
初一泰平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
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
从並來田莫不安所郡臣誦烈請刻此石垂著儀矩

壘書

漢武帝報右北平太守李廣書

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
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
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于●威稜愴乎鄰國夫
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于將軍也若乃免冠徒跣
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將軍其率師東轅彌節白檀以臨
右北平盛秋

詔

元至元十八年十二月戊申封伯夷叔齊詔

蓋聞古者伯夷叔齊逃孤竹之封甘首陽之餓辭爵以明長幼之序諫伐以嚴君臣之分可謂行義以達道殺身以成仁者也昔居北海之濱遺廟東山之上休光垂於千古餘澤被於一方永懷孤峻之風庸示褒崇之典於戲去宗國而辭周粟曾是列爵之可廢揚義烈以激清塵期於世教之有補可追封伯夷爲昭義清惠公叔齊爲崇讓仁惠公

祭文

明成化九年欽降清節廟祭文

惟神邈國全仁諫伐存義爲聖之清千古無二懷仰高風日篤不忘庸修歲事永範綱常尚饗

景泰四年欽降顯功廟祝文

惟王開國輔運爲時元勳繕治邊疆萬世允賴軍民懷仰祠祝以陳神其鑒茲蔭佑無斁尚饗

頌

伯夷頌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

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
于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
至于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
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爲
明翠乎泰山不足爲高巍乎天地不足爲容也當殷之亡
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
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在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
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爲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
者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由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爲
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
自以爲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爲不足彼獨非聖人而
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
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
子接跡于後世矣

碑銘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唐韓愈

元和八年十一月壬子上命丞相元衡丞相吉甫丞相絳
召太史尚書比部郎中韓愈至政事堂傳詔曰田弘正始

有廟京師朕惟弘正先祖父厥心靡不嚮帝室訖不得施
乃以教付厥子維弘正銜訓事嗣朝夕不怠以能迎天之
休顯有不功維父子繼忠孝予維寵嘉之是以命汝愈銘
欽哉惟時臣愈承命悸恐明日詣東上閣門拜疏辭謝不
報退伏念昔者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實命
其史臣克作爲駟駟泮閼之詩使聲于其廟以假魯陵今
天子嘉田侯服父訓不違用康靖我國家益寵銘之所以
休寧田氏之祖考而臣適執筆隸太史奉明命其可以辭
謹案魏博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魏州

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沂國公田弘正北平盧龍人故
爲魏博諸將忠孝畏慎田季安卒其子勿弱用故事代父
人吏不附迎弘正于其家使領軍事弘正籍其軍之衆與
六州之人還之朝廷悉除河北故事比諸州故得用爲帥
已而復贈其父故滄州刺史兵部尚書母夫人鄭氏梁國
太夫人得立廟祭三代曾祖都水使者府君祭初室祖安
東司馬贈襄州刺史府君祭二室兵部府君祭東室其銘
曰

唐繼古帝海外受制狎于大寧燕盜以驚群黨相維河北

失平號登元和大聖載營風揮日舒咸順指令業業魏土
嬰兒戲兵吏戎愁毒莫保膏頸人曰田侯其德可倚叫謀
奔趨乘門請起田侯攝事奉我天明束縛弓戈考校度程
提壇籍戶來復邦經帝欽良臣曰維錫予嗟我六州始復
故初告慶于宗以降命書旌節有韜豹尾神旗橐兜戟燾
以長魏師田侯稽首臣愚不肖追茲有成祖考之教帝曰
俞哉維汝忠孝予思乃父追秩夏卿媿德娠賢梁國是榮
田侯作廟相方視趾見于著龜祖考咸喜暨暨田侯兩有
文武訖其外庸可作承輔咨汝田侯勿亟勿遲觀饗式時

爾祖爾思

王公先塋碑

王翺

翺以不肖之質獲蒙祖考餘慶以有祿位繆膺獎擢踐
要職國有常典命及其先非惟優異臺憲之臣益以彰積
善垂慶其來有自而欲昭潛德發幽光俾爲臣子者退得
伸孝於家而進得盡忠于國是謂一施而兩得此朝廷所
以推仁而廣恩而爲臣子者之至幸也翺自永樂乙未第
進士歷官監察御史行人司正僉都御史進副都以至左
右都御史今加陞太子太保仍兼本職累朝恩典隨官遷

轉皆受誥勅藏之於家而此二通乃翱爲左都御史鎮遼東時今上皇帝所賜追贈翱之祖考祖妣者也翱之先世家灤州劉家莊自吾祖太公而上至諱進昌者凡十七世俱葬灤州元季兵亂吾父及吾伯叔携家徙滄州之鹽山卒葬其地子孫遂爲鹽山人今翱自遼陽還乃得命工礲石勒祖考妣受誥文樹於灤之先塋餘皆以次當勒石於鹽山也吾所以爲此舉者非在誇耀於閭里鄉黨侈君上之恩彰先世之德爾後之子子孫孫觀感而興起者登斯壠覩斯文忠孝之心得不由然而興乎景泰三年月日榮

祿大夫太子太保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孝孫翱謹識

記

聖清廟記

元馬祖常

大元建國全燕以御華夏永平爲甸服股肱郡至元十有八年世祖皇帝甫平江南五歲矣卽褰干戈放馬牛而不用大召名儒修禮樂之事勅有司咸秩無文於是永平郡臣以其邦爲孤竹舊壤伯夷叔齊兄弟讓國之所也列聞以請大臣以聞上曰其令代言爲書命以褒之謚曰清惠仁惠於今又五十年矣郡臣前後凡不計幾人漫不茲者

某年某官等乃狀上書曰郡境廟像清惠仁惠之神歲無
牲牢祭品不備頌祀無官尚書秩宗有禮有義謹以告其
日會太常議制白丞相府符下永平曰夷齊求仁得仁廟
食固宜歲春秋蠲吉具儀有司行事符且署矣乃重白丞
相府以孟軻稱伯夷聖之清孤竹其宗國也今旣像設而
廟食之宜以清聖額廟丞相府僉曰允哉嗚呼大道之鬱
也則民烏得而知古焉士蓋有一二世不知其傳者大道
之彰也則民不識金革戰鬪之暴內則有父子夫婦相與
飭于禮節外則有官師之教朋友之交相與講於古豈獨
知已之所傳又知當時之名世者而傳之是則永平之人
遭逢國家之隆而沐浴大道之彰也吾將見行者讓途耕
者讓畔學士相讓於俎豆工商相貸以器貸而市價不二
矣推本我世祖皇帝教化之意顧不由此與邦之人尚礪
其志而施於行哉毋徒神之而已也

清節廟記

明商輅

成化九年癸巳前監察御史知永平府事臣璽言 是郡
實孤竹舊壤伯夷叔齊所生之地也夷齊兄弟遜國而逃
節義凜凜雖百世猶一日故孔子稱其仁賢孟子稱爲聖

之清迨夫宋元加以封爵至我朝洪武初再飭詞祀歲久
祠圯祀亦尋廢事載大明一統志可考見已竊惟表章前
賢風勵邦人臣之職也因謀諸同官捐俸倡義鳩工欵材
重建正堂三間翼以兩廡門二重神庫厨齋房爲間各三
肇後初是歲春三月至秋八月落成廟有餘地數百畝以
付居民侯王等種之歲收其租之入供祀事伏惟皇上追
念二賢生平節義賜以廟額庶幾永終弗墜臣璽昧死以
請制曰可賜額清節并降祝冊命守臣春秋行事如儀恩
典渙頒軍民胥悅於是守具事狀加書介郡人通政司掌

禮部侍郎張文質屬輅爲記謹按孤竹有國封自

殷湯傳至夷之父曼胎氏將死遺命立叔齊叔齊遜伯夷

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蓋伯夷以父

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

之正而卽乎人心之安誠有功於世教如孔孟之所稱道

是已夫有功世教雖天下猶將祀之況宗國乎太守此舉

可謂知所重矣是宜朝命允俞禮秩有加自今二賢節義

益以表白於世殆見遜讓成風民德歸厚由近以達遠舉

一以勸百夫豈小補云乎哉噫邦人士毋徒以祠祀視之

則善焉用書以爲之記

灤州脩城記

高 穀

灤州去京師五百里其地舊屬冀州再隸幽州晉唐以來屬遼西及北平五代阿保機築城以居之州之有城蓋昉于此我朝混一南北四海爲家州隸永平爲郡文皇帝靖內難實爲邦畿內地民安物阜熙然太和士習于家農耕于野地之蕃牧貢賦較夫前代有加奈何承平日久官息其職吏隳其事關門無抱擊之虞城郭無捍修之脩因循廢弛匪一朝夕矣戊辰之秋○犯順邊城老稚驚散室

家或不能相保故灤民惴惴焉未嘗安乎枕席僉都御史鄒公來學閱視灤城土踈址平非居守之長策乃謀于總戎都督僉事宗勝叅將都指揮僉事胡庸馬榮府守張茂州同知楊雄因舊爲新高若干丈周若干里疊磚石以固基本肩門鑰以嚴開閉樓櫓器械無一不具肇功于景泰辛未七月十有九日畢力于是年之十月一日民暫勞而收久逸之利物暫費而獲永寧之益誠邊方保障中國喉襟也功旣就宗勝書來乞文請書其事辭曰冀門千里皆堯封灤州迥接榆關東南臨瀚海北控戎山環水迤地勢

雄形勝不異峭函中前人城此徒勞功遺基數尺爲高墉
年深豈免頽雨風崇者威垣卑者空城狐社鼠無所容百
年遺事如轉蓬興廢舉墜今古同燼哉賢達心忡忡旣竭
日力虜奏功伐石疊甍鳩衆工晨夕舉杵聲相春築城言
言知幾重視舊不啻丘與峯圍如鐵甕堅如鋒壁立萬雉
難磨礪戍樓遠望遐邇通絕彼警急清塵烽四民樂業聲
風風興起禮讓還租庸輿情但願年歲豐寒則有衣饑有

萬禩歌時維

撫寧縣新城記

彭時

距京師之東五百餘里有府曰永平有東八十里有縣曰
撫寧是爲永平屬邑蓋其地在漢隸右北平郡漢以後率
多荒廢至金大定末陞新安鎮爲撫寧縣撫寧之名始於
此元無撫寧與昌黎鄰地或併或析最後乃奠置焉國朝
因之洪武十一年知縣婁大方以避寇故請遷治於兔耳
山之陽永樂中復卽舊治置撫寧衛而衛與縣相去十里
許皆未有城居者凜焉惟外患是懼名雖曰撫寧而實有
不能自寧者矣時提督左都御史李公秉巡撫石僉都御
史闡公本詢察民情利病乃具疏請城衛并復縣治學校

於一城制曰可於是鎮守右少監龔公榮總兵官東寧伯
焦公壽相與賦材鳩工命永平府同知劉遂撫寧衛百戶
郝銘督率軍民分工築砌始成化三年三月一日越明年
五月告成周圍一千一百五十六丈高一丈有九尺其上
爲梁口一千八百七十其東西南北闢門以通往來縣治
學校與列於內自外觀之城垣崇固濠塹深濶森嚴壯觀
隱然爲一邑之保障矣同知劉遂指揮毛綬具事本未致
書兵部左侍郎昌黎張公文質托以求子記予惟天下郡
邑有僻有要恒因時勢爲輕重撫寧之地在唐宋以前僻

居東北槩視爲荒遠未之重也迨永樂肇建北京以來是
爲畿內要地蓋其北密邇邊徼東控扼山海爲遼陽襟喉
其要且重如此故軍衛置焉置衛所以安民也而縣與衛
異治非因循之過與茲當承平百年之久所宜思患而預
防不合於一何以相守以安生民不固以城池亦何所憑
藉以相守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國斯其時矣閻公有見
於此於是首倡請城之舉而龔焦三公乃能諧謀經營以
成厥事府衛諸雋亦殫心勞力以佐其成非皆有忠愛上
下之心寧及此歟可謂得大易設險守國之義矣雖然險

可設也不可恃也繼今軍憑城以爲固民資軍以爲安拱
翼京師將有賴焉司軍民之政者尚思和輯其心使居有
以樂患有以捍而奸宄不敢作庶幾撫寧名與實相稱長
治久安永爲京師之巨防也儻恃城而怠政不恤其人則
人心嗟怨離叛雖有金城湯池之險奚益哉此又來者所
當知也昔聖人脩春秋凡城必書說者以爲重民力茲所
爲書者不獨重民力且將使民德諸公不忘并告來者是
脩是葺益善其政保民於不怠矣

重修昌黎縣學城池記

王鏊

昌黎爲永平屬邑北背碣石南臨滄海左控榆關右帶灤
水郎古營州之域遼西之勝地也前人令是邑者率多因
陋就簡其于學校城池多弗留意弘治癸丑兗郡壽張殷
侯佩玉受命來尹茲土下車之日見學宮傾圮城池廢弛
乃集父老而諭之曰學校以敷教化所以作養乎賢才城
池以禦外侮所以保障乎生靈二者皆爲治之急務今昌
黎學宮雖設棧榭朽腐瓦木將墜欄不蔽影尸不留風不
有以新之將何以敷教城池雖有高不踰仞深不滿尺車
馬往來用之成路不有以脩之將何以保障吾將欲理而

新之何如衆喜曰諾所恨者公帑所積不足以供磚瓦木
植之費乃勸邑民好義而羨於財者或出木植或出磚瓦
不強其所無故民皆咸願致助不數日間磚有五十萬有
奇灰有八千斛有奇木植之類悉皆俱備遂謀諸同寅楊
公清楊公顯而董其役於學宮也堅者仍之蠹者易之傾
者植之邪者正之侈弗過奢儉弗致陋則學宮煥然而
一新矣於城池也隘者寬之缺者完之卑者塏之高者平
之寬其基址鮮其塗墍則城池確然而完固矣經始於弘
治八年七月十三日落成於次月初三無何殷侯丁內報

去任邑中耆舊同知李鳳等相率來告於予旣而勒諸石
以示不忘之意予甚嘉之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
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豈不信哉予之言曷足爲輕
重但頌前人之美者將以爲後人之式侯有善政使人有
去後之思有古循吏之風焉後之來官斯土者果能奮發
興起亦能如殷侯之善其政則後人亦必爲之立石矣

撫寧縣重修廟學記

李東陽

撫寧縣學教諭袁溥訓導劉瑁沈鈺具書因縣丞張儉上
京師以達于余曰撫寧廟學久不修惟一殿一堂亦就傾

圮修武姜侯鄙來知縣事乃會官贏財復勸富室爲義舉
圖新厥制葺大成殿五間建東西廡爲十間飾先師及四
配十哲爲龕各一爲賢士二十有三龕及主皆用木而髹
以朱其外爲宰牲之厨爲簠簋籩豆與凡祭物咸備爲櫺
星門爲戟門皆一而三爲持敬致潔門左右皆一爲碑六
覆以亭增明倫堂三間爲重簷翼室其旁爲二齋後爲饌
堂前爲儀門又前爲大門爲二樓曰興賢育才之樓鑿地
爲泮池有亭曰泮亭爲井曰桂井爲亭以習射曰觀德之
亭皆挾地勢簡物財規度宏麗制周詳密蓋曰侯蒞政以

來再閱寒暑而命工舉役僅及其半於是獻薦有所敦學
存地章縫衿佩之士有所瞻法問井之民有所觀化按州
部而察吏治者有所據而稱爲才侯雖不敢自以爲功而
茲事也不可以不識也敢以是請於太史氏予嘗觀之易
曰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其傳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
咸服蓋誠積會神以示儀表莫著於祭而設教垂訓成天
下之治者於道則甚重焉必其爲祭不徒簠豆籩羽之儀
而所謂教者不獨以詞章句讀條格號令爲事然後足以
觀於天下此易之道孔子之意也今天下郡縣必有學學

必有廟廟必爲孔子設者蓋道學之彝倫爲著而其著於經者待孔子而後明則儀刑所在非極崇奉以爲報祀有不可者故其名學先而後廟彼齋居稟食者不過習口耳爲身家計彝倫之重漫不省爲物是自棄於孔子之教也則所謂崇奉報祀之典蔑爲末節細務而不舉也奚惑哉然苟祭焉而誠不至禮不備徇文而遺實其視學之末者始無以異也夫學者士之所有事而倡導訓厲之政則有司存聖天子嘗視國學躬釋奠戒飭師生俾進學業以爲天下倡撫寧畿內地風化所先承宣之功於是乎在而凡有事乎廟與學者雖欲不自致於文明之治其亦有不忍已者姜侯本官初命爲令官廉勤而惠墀修倉庫舉凡廢事多可書者而無與乎廟學之事故不復及云

樂亭縣重修廟學記

馮琦

樂亭有學創自金大定之末年迨我太祖定天下詔郡縣飭新學宮唯時稍稍拓舊基成化嘉靖間再一繕葺迄今五十餘年蝕於蠹蝨頽於風雨不脩且日就圯壞邑侯潘君爲令之明年百廢具舉豈弟作人建議興新又以學宮西鄙閉塞櫺星門外僅數武卑隘荒蕪美聖道若宮墻數

久而士貴進廣大高明奈何卑塞若是乃出贖鍰佐役構
旁舍地爲聖域環橋街鳩工計費庀材輦石尅日始事再
稔而竣殿廡門墻瓦墁焚燎金碧丹堊瑩耀參錯以鏞簾
管絃簞簋雲雷之屬靡不備飭凡爲敬一亭三楹就中亭
三楹爲齋若厨者八楹起正月十五日落成於七月二十
四日諸博士弟子謂不可無藉不佞按隋地理志載邑本
盧龍故郡據儉乘塞實北上游而清潯一帶綿亘淳瀆其
人率豪傑任氣習於戎馬擊刺而間不雅馴已又讀元廟
學碑乃謂士多樸茂彬彬禮讓之遺何兩者所載刺謬甚

也豈其豪傑戎馬尚未講於俎豆而樸茂禮讓則興詩立
禮之後乎議者謂國家二百餘年弓矢在檠干旌在巷畿
之地童子舞勺成人秉槩道且大明而比者東西告警所
乏不在詩書而在韜畧然則邑之故習故今之所急而後
乃糝糶也是又不然詩曰旣作伴宮淮夷攸服古者壁宮
橋門之內蒞焉修焉游焉習焉出以受成人以獻馘有文
事有武備則學之所爲學也夫子不荅軍旅之問而自命
曰我戰則克至其論人材則喟然三嘆於狂狷忠信之徒
夫豪傑近狂狷而樸茂近忠信樂邑之風氣人心吾夫子

所願見也孚而翼之道心弘矣鼓而用之德心廣矣然則
昔之所謂戎馬擊刺寧無悅禮樂敦詩書而今之彬彬禮
讓也天下無事則不爭不黨天下有事則不具不揚倡率
化道是在有司耳夫子修春秋宣榭桓楹皆僅書之而泮
宮之作無譏焉錄其詩以彰魯之美今之政者簿書日不
暇給何暇問兩楹潘侯廣勵學宮興賢育才不費公帑不
程民力今且以治行高等徵而樂邑文物日浸月長將相
文武之選雲蒸龍變則無忘侯之教也因爲志其歲月于
泮宮之左

山海關義田記

王應期主事

山海奠畿東北稱雄海隅惟不附於有司是故制度綿繡
典禮繁多未備予抱關之暇每詢事采物考制協軌圖肇
舉焉而以財用爲磧訪之先職方氏黃公以關東瞭望地
給爲學田至今居娶日繁而墾闢益廣以租而輸官者僅
得其半迺與諸生議曰遺利以藏下遺典以陋上非所以
成民取彼益此何爲而不可哉遂命官度之得地一萬三
百四十四畝歲徵租百七十二石茲不惟供餼有餘而大
事猶可以肇舉也乃慮事以授守備龔子相與量功畧趾

筮日分司計財稱畚平幹旬日告竣建祭五日社稷曰風
雲雷雨山川城隍曰八蜡曰無祀鬼神曰東鎮義勇武安
王舉農政一曰鞭春咸修有壇宇植有樹木祭有品物辦
有粟米計春秋粟米之費共六十三石有奇嗚呼是舉也
庶工底績百度咸貞嘉邕攸宜禮文咸秩均靈剡剡蒸民
愴愴若將共恃之夫先王之成民也而後致力於神是神
導之趨也委之典秩至從也設之象魏協之同也律之禁
令故民樂於福而惕於禍是以時和年登而神降之福將
或恃之以爲不恐焉故曰神以幽之君以明之幽之故緩
福明之故訓化匪緩奚懼匪馴胡成斯治之大防也山海
于是乎有賴矣于是殫心綜理則守備龔廉翊力贊相則
掌印指揮石美中度畝計徵則指揮趙倫林洪鳩工効力
則指揮戴臣符英百戶潘洪王鑾嘉樂盛典適觀適成則
教授官善生員李承恩等也因併書以垂永云

重修文公祠堂記

翟鑾

昌黎縣治之東北隅故有文公祠宇在焉我

太祖高皇帝龍飛四年建也茲百六十載楹桷摧毀丹青
漫漶且規制卑隘享祀弗稱無以上慰聖祖崇重咸秩之

典嘉靖丁酉山西柱史景君溱按歷其地瞻拜慨然謂觀風首事景行莫先焉遂屬永守劉君隅郡憲柯君喬拓地易材鼎新其制越數月而告成乃走仔京師徵予爲文以紀歲月余讀唐考公世系南陽鄧州人昌黎本源地也高祖以上實葬於斯其在鄧七世祖茂後魏以功封安定王蓋以功名顯其在唐諸父雲卿銘誌擅聲大歷擇木書法媿美陽水滂湘輩文學及第相望於時蓋以文章顯植本發源茲地之靈信不可誣國初肇建祠宇不於南陽而於昌黎聖祖真有見哉顧歲久則敝敝斯忘方今浮屠淫

徧天下金碧裝嚴四方士女爭致金錢日夕奔走顧名賢之區視若龐贅或存或救恬若不聞然則侍御君景仰尚友之心端不可及宋儒論公文起八代之衰此記體裁之華實耳若闢邪輔正左右六經羽翼聖軌與孟軻氏相表裏豈托諸空言無益理道者同日語哉又公忠勲法應祀典唐穆之世藩服不庭攻圍制師公奉命往論君臣上下莫不危公公開論忠梗卒折其逆將而出我王人是公一時之功賢於四節度之師勞孰甚焉夫以公經世之文定亂之勇崇德報功萬世血食可也茲廟貌一新梓里對峙

九泉之下公必神遊其處矣侍御君望重山嶽百廢俱興
崇植風教急先務矣太守君幼篤必學與郡憲君昔以前
柱史來蒞是邦是故相與以有成也未幾皆遷秩去嗣守
郡憲錢君喋方以柱史徵迺諸君用心之勤遂愆遐表其
事樂善之心咸可嘉尚也已併書以

顯功廟記

商輅

中山武寧王蚤以雄材大畧首從太祖高皇帝舉義平定
天下混一海宇已而率師漠北收其餘民比還留鎮於燕
慎固封守爲長治久安計以平灤榆關土地曠衍無險可

據去東八十里得古遷安鎮其地大山北峙巨海南浸高
嶺東環石河西繞形勢險要誠天造地設遂築城移關置
衛守之更名曰山海關內外截然隱然一重鎮也自山海
以西若喜峰若古北大關小隘無慮數百葺壘築塞旣壯
且固所以屏蔽東北衛安軍民厥功甚偉景泰甲戌今右
都御史李賓奉命巡撫衛人蕭汝得等合詞告言昔中山
武寧王鎮此城池關隘皆其創建邊陲寧謐殆將百餘年
矣願立廟祀以報王功爲請諸朝許之屬歲屢歉事未克
就成化辛卯李進握院章追惟前詔因謀諸總戎募義歛

永平府志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材卜日歲事迺卽山海衛治之西建王正殿三間翼以兩
廡樹以重門繚以周垣興造聿始適巡撫左僉都御史張
綱下車銳意倡率時鎮守太監龔榮總兵右都督馮宗參
將劉輔李銘悉以俸貲來助用底完美寔癸巳春三月也
綱告成於上賜額顯功仍降祝辭命有司春秋致祭歲以
爲常山海軍民聞命懽呼踴躍稱快有以見王之功德及
於人者深且遠矣李以事之始末屬守關兵部主事尚綱
述狀徵予以記謹按祭法有云能捍大患則祀之若王之
設險守國使百年之間外侮莫能窺其隙室家得以奠其
居其功不亦大乎祠而祀之豈不宜哉雖然王爲開國元
勲當時南取吳越北定中原東平齊魯西入關陝王之功
居多獨山海之人思慕之深者蓋王鎮撫燕薊十有七年
豐功盛烈宜非他處比廟祀聿嚴有以也夫王姓徐氏諱
達鳳陽人累官太傅中書右丞相進爵魏公國追封中山
王謚武寧其履歷備載國史茲不重述姑述立廟之意俾
刻之堅珉庶來者有考焉

重建永平府城樓記

陳循

京師之東有永平府蓋孤竹國也雖爲禹貢冀州之地然

舜分十有二州已隸於幽矣至秦爲遼西郡漢屬右北平
魏爲盧龍郡元爲永平路國朝始改路爲府置永平衛戍
守府故有城築土而已卑隘不稱洪武四年指揮費愚廓
其東而大之周圍至九里十三步其形勢則東表碣石西
界灤河大海在其南群山限其北山之外爲朔漠之地城
有四門東曰高明南曰得勝西曰鎮平北曰拱辰門上有
樓傍有雉堞相屬已壯偉宏麗矣而於城之東南暨北三
最高處又各爲樓以望烽火名之曰望高樓太宗文皇帝
建北京以其畿內東藩且爲重鎮襟喉之地朝鮮諸蕃朝

貢必由

路乃皆置龍盧東勝左衛衛所以控制守禦

一方者

嚴矣近歲朝廷慮典兵者久則或生懈惰往往簡

命大臣

之剛廉者俾總其事且典其機焉聖天子踐祚之

初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麻城鄒公來學實以提督軍務巡

撫是邦

而至公旣徧閱關隘悉設險固戍守以防外患於

不測矣

顧視永平城樓頽毀俱盡無以壯觀內服威視遠

方會歲

樓豈人用咸給乃聚工材悉仍其舊而重建之贊

襄之者

則總兵官都督僉事宗勝左叅將都指揮僉事胡

鏞暨都

指揮僉事羅政永平府知府張茂亦皆協力助成

其事蓋經始於景泰二年秋七月十六日而落成於是年之十月十五日文武勤於奉公故用雖費而不以為侈軍民樂於起事故成雖速而不以為勞其視致力於釋老無益之祠廟若其他所為者何可同日而語也哉既成宗公以為不可以不記其成之歲月乃介翰林庶吉士劉宣來請文書於石且以彰鄒公之美焉宣予同郡人嘗自永平戍舉進士固予所愛重者而鄒宗二公又都憲總戎之賢者也故不辭而書以歸之

山海羅城記

張佳胤

開國統一既逐故元於燕故五郡封大藩有四取五方閭左適戍連衡犄角而為衛燕首膺茅土繡錯州縣間徐太傅所經營於垂院備矣故其幕南為我王庭寧出於松亭谷出於居庸逾出於山海而各域以重關豈馬敢闖三藩窺燕而為之設哉蓋候徼支繚遏初戍逃亡居重以馭之不獨燕計也乃帝念功錫祠惟鎮於山海者彼二區之為勞古有而繕之耳非若臨榆久廢經始為之再卜於山後之鹵及海上之夸枕流藉阻壯哉關乎咽喉於一隅吐吞乎萬里迨燕王龍飛建都藩封胥以南徙大寧都司亦

移其地棄於兀良哈遼谷之故壤中斷而松亭以外爲屬國始視此若內邊羈縻之以鯨鯢亦遊於望海承平久而變生焉嘉靖初遼慕容晟主關事馬如故中季以後乃四五至甕城外此間亦爲誨盜資防之斯無寧日遂視爲外邊矣歲癸未之春叅將王守道築土牆未訖秋而部刺史長垣成君巡邊慮而將爲之圖未幾犯前屯郊原血戰爲墟惟拒牆者完是土功固足恃也若甕而石之其圖不亦有永哉爰咨群筴初議雇役用帑金四萬兩佐以班軍一部期之雨防畢役力訕而費不貲當詰姦之嚴

關尤不便於譏察弗若悉用主客便時有大工未報命何敢全用其力乎况鹵暉睨有日秋而戒嚴且築且禦能不愆於素哉不穀合而調劑之會撫臺邯鄲張公以二萬金請司農不忍予爲再四於當路司馬乃復於上聖明洞見邊畫破格取太僕藏佐以軍力之半不待畢於秋防茲伐謀之全圖也屬成君裁而巡功文武各郊厥勞甲申仲春爰作而告成於仲夏日不及百其功則倍周五百四十七丈餘高三丈三尺廣文四寸半表裏石址系以甃甃頂則防邊之面勢秩如也西接故關爲敵樓二附牆候臺七便

門二以樓東門麗譙有闔出入新舊間重關而復矣夫城以盛民故衆心成城古今石畫者籌利害兩端較多少以從事不無一彼一此而名爲俱利者惟秦趙東西於會遇則然非爲民保障也茲關法有期多頓舍於外藉館穀之利者土人受廛日衆耕種亦取自便相與聚族於斯倚之安於巢幕豈虞今有■災哉自遼陽如綫背甌脫襟渤海而戒爲畏塗離開以廝留及關以宿留而苛留於抱關夜不能安枕晝不敢解鞍軀嘗慮其不保商賈所以垂索而東之憚人告哀西亦未嘗席厚利且不免震剝之虞焉居

者旣晏堵則遠至如歸百利萬全而無一害秋防屆期豈不燕胥爲奏樂府碣石有云天氣肅清繁霜霏霏鷓雞震鳴鴻鴈南飛鷺鳥潛藏熊羆窟栖錢鏐停置農牧積塲逆旅整設以通賈商豈不幸甚至哉歌以詠志之秋乎他日富庶必倍於關內慮始雖爲禦■樂成其究安宅矣若但爲守圉計掌固自有司存羅以重關而復之非所以貴攻取也彼陳倉連築者雖諸葛不能攻而受降之退忸不以塞城失邪豈不穀與諸大夫所以蠶厲戲下士橫海伏波萬里外及絕■於天山之庭乎試廷賓僚假日登之南

秦島北漢塞扶桑日出醫閭在望朝鮮女直叩關而貢雉
連暈飛奪目攝志令奏侏離之樂而佐之以碣石鼓舞斯
民於大平不穀願望不淺也今者之勞而豈徒哉爰附記
其姓名以旌之於左方

重修三屯營城樓記

倫文叙

都城東迤可五里許爲三屯營廼總戎大師所居凡沿邊
將卒皆隸焉誠邊場一雄鎮也宣德初建於峙子谷景泰
間改城今地以忠義三屯環列於外而得名其實一大營
而已城旣完固而樓櫓率亦壯豁閱麗誠鎮域之偉觀也

夫何閱歲旣久棟稅欹撓寢用費煩正德己巳前軍都督
府同知馬公澄用忠勇謀畧受知今上命鎮茲土至則拊
循戰士士皆可用殊思奮効力逾年仲春登樓閱習深用
慨歎廼度群力善陶者瓦善匠者斲善葺者茨善圻者塗
暨仍命偏校之有工思者董焉迄冬十月南城樓洎四隅
城樓咸就輪奐於是部下都指揮使單聚李蘭輩謂公臨
戎未幾而邊城規式爲之鼎新宜營文刻石以永後祀爰
因刑科都給事中王君汝溫介而謁余夫邊防之記記其
可書者耳春秋之義常事不書修葺樓櫓守圉職耳惡用

屑屑爲耶雖然嘗聞之矣小者大之影緩者急之圖末者本之昭小者不張則大者必弛緩不爲則急無據末不理其本從可知是以古之謀臣良將知周萬衆必治察乎一粒一旃之微圖惟警急必綢繆乎紆緩無事之際力嚴守備以爲攻戰之本而其末節亦罔弗飭焉不如是則無以蓄威伐謀而專閫康扞之寄荒矣諸君事舉無亦以公於凡大者急者本者思已過半故假是以表見其餘耶抑猶有一之或遺行將舉以相明一心戮力務求其至而俾公之勲業益永彰耶不爾取和連登燕然顧又若何而爲刻哉夫然則亦可嘉也矣於是乎書之

重修三屯營城記

戚繼光

國初捐大寧藩封界兀良哈爲屬賴障輔郡莫重薊鎮未幾匪如厖我宣廟出喜峰貢路征之而尚引外爲梗故初鎮桃林口移於獅子谷天順又移三屯營去喜峰二舍矣營曰三屯忠義衛三百戶屯地也屬遷安縣南百二十里左山海右居庸而綰轂其中以要貢路示重非擁武衛北城何以張形勢而抗威稜哉舊城庫薄而隘南有坵垣爲戢殺營卽移鎮府所芟也二營間有闌闐每以無城

戒暴客而屯戍非土著兩防空營以行雖名重鎮處亦甚
矣遵化縣去此五十里忠義三衛一所附之而此惟三百
戶勢輕不足以犄角鎮府麾下移兵餉顧抱檄印於衛非
所以尊統馭而急禦侮之完策也自嘉靖來震京國隆
慶之元入薊東陞而是鎮益重次年乃以余總理之邊垣
孔亟經營六年次第就緒內地賴以安堵二營闐闐日壯
恐益誨盜爲資雖增司守備非若軍衛可永賴而全鎮
之衆常練於此弗足以容戍者病之矣乃謀闢城于制府
劉公撫臺楊公當上卽位詔增飭邊城二公因得所請適

少司馬汪公閱師而以移衛謀之公於元年條其便宜制
以忠義中衛移之三屯城內其掌印佐貳巡捕指揮及千
戶經歷各一佩印赴之旗軍春秋踐更而有警悉至遂置
衛增營及繕建公署百廢具舉舊城益不足以居之矣乃
於二年秋規外地而善其址三年楊公爲制府王公爲撫
臺辛公爲兵備胥襄工於三月撤南垣而環南營以圍之
凡五百五十七丈高二丈五尺加五尺爲雉堞而廣半于
高址廣四丈有餘門三南曰景忠東曰賓日西曰鞏京其
譙甚麗而闔次之徂暑外完秋斃其裏上下有俾以爲之

防次年春二月乃繕舊城凡六百一十六丈表裏高厚悉如新制冬而畢役正北爲重閣祀玄武尤雄於麗譙角樓凡五麗視于闔舊東西重門于上爲樓臺神祠下旁各有開便門周城水洞有二敵臺有九環以牛馬牆列孔以備睥睨東關塲以積芟藁從衡五十丈其北有聚星堂爲東路諸將所屬西則閱武之塲旁隍關十丈長二百丈以益之其堂臺昔庠陋余新建而高敞焉諸將之廳事有五兼之路西來者蓋亦可寓矣前爲車營四百二十間凡制甚具所費公帑僅六千餘金宅皆操竒以佐之而城內外所

剏營房八百餘間若保河河南南兵輜重諸署及守備司

灤陽驛督府行臺城心撫松西南諸館館旗壽馬祖漢壽忠

烈諸祠不出三年一切告成貢夸過者罔不驚異三軍呼

曰壯哉城也足以衛衆矣或有疑其制多異而因軍正以

請業已樂成則諭之曰凡堞戰格利用禦遠若鈎援薄其

下而頻眎出擊爲艱乃于堞址亦創睥睨如懸半霄可藏

身而頻擊水且從之下以外殺孔多勢分而注堅瀑落內

則迤麗鱗次如級視彼內勢直而水專注其上善崩外因

以傾者殊矣凡池有隍高而澗也其庠者爲濠塹故隍多

復而險以夷乃因其勢淺七尺而深三丈其廣六七尺不
等又以北川東走勢不環抱完固而於東門外下高就卑
引以十丈湖其長三百五十餘丈深僅七尺以所出土爲
堤名曰孟堤者孟諸余別號也蔣以桃柳上下二梁以跨
之堤之亭曰同春留土中爲亭名曰宛在取諸蕪葭環流
植荷而爲將士休沐地或擊楫以遊焉湖曰震湖以在東
方以取鎮其音同也凡邊障無北戶舊爲門三而已直
北經涂有岑樓居鐘鼓金木相尅多水火災乃于北臺旁
級左右共制四室如城門狀及所塞舊門各虛其內如北

制皆爲武庫以藏戎器簡書伍符避水火也又留舊南譙
懸貢鼓岑樓獨懸景鍾跨通衢重關金革和鳴達于四境
登而眺之樓臺署廟聯以闌闌繡錯而翬飛謂之錦城可
也嗟夫城制本鯀以防水後用蓄衆乃藏竊聞之古人矣
城者盛也所以盛衆也衆則益之不展身以盛諸城者成
也一成而不可毀也制未曲盡而孰保其毀乎故余九年
于茲東控遼左西護陵寢爲臺一千二百有餘里凡五五
標十五營皆爲保障計于以重封疆而衛社稷也茲奉制
撫諸道之晝幸有餘日及此敢不畢心力藉將校百執之

勞而適觀厥成于重鎮乎凡我同事既保我圉而無罹于鋒鏑則此亦可以忘勞矣軍正敬諾鐫之而示三軍且次執事于碑左俾來許之毋忘是勞者

開平中屯衛新城記

姚夔

永平禹貢冀州之域秦漢爲右北平郡唐爲平州元置平灤路我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遷都北京而永平去京師五百里遂爲畿甸重地又以灤負山帶河尤爲要害乃於義豐舊縣置開平中屯衛衛自大寧沙嶺徙來今去州九十里舊有土城頽圯成化改元之明年都察院右都御史

李公以其地密邇邊境是宜有城以備非常奏准下有司講脩築之政于是巡撫右僉都御史閻公鎮守印綬監右監丞龔公總兵官東寧伯焦公相與協謀經畫而府衛咸聽約束擇廉濟官得永平府通判段璣忠義中衛副千戶陳秉董領厥事討貨食之出入量工程之多寡陶甃于山畚土于池因舊增新百堵既完雉堞翼翼乃作南門以正面勢作東西門以通往來浚溝隍布橋梁疏水道是故甲兵有宿室家有獲晨昏警嚴鍾鼓分明民居帖安誠可謂一勞永逸者也周計尺九千二百七十有八高爲尺二十

有三始事於成化三年十月一日訖工于明年五月十二日通判以是役鉅而不費重而不勞上衛乎國下庇乎民巡撫鎮守總戎之功不可無記述以示後乃次其顛末屬郡人儀制司郎中杜君謙來請余文余惟城郭溝池有國者所當設也然設必有詩南仲以四之故而城朔方仲山甫以諸侯之故而城東方詩人歌頌之蓋美其得守備之要也我國家承平百年于茲四方無諸侯之患而必惓惓以城郭溝池責之軍衛有司惟恐其不完固者誠安不忘危之意也况京東保障之地而可後乎雖然民非兵無以衛兵非民無以守城具矣而守之非其人與無城同人得矣而治之非其人與無人同有南仲山甫而後能極守備之善故曰地利不如人和長斯衛者盍思有以和其人而善所守哉庸書此俾刻之城隅以告諸執事

樂亭縣建新倉記

焦宏

我國家稽古立法以積貯爲大計歲儉有助軍儲有供程其盈縮以殿最有司者故自畿輔郡邑而下廩庾相望然恬熙久遠矣令甲雖具有司或陽以名應之往秦晉吳越歲一告稔輒輸內藏以給甚且議支轉漕之粟而竟無療

於龜腸蟬腹之氓此僅一方一歲之非時而中外俱困矣矧望以佐軍興之急乎蓋卑者不府於官府於橐高者徵會簿書稿心拮力庶幾歲滿得代可幸無罪顧安有深思遺力及此者哉樂亭爲三輔輿區地有遺秉民無歛穡舊帑廼敗爲尤積粟雅不甚饒而多露積自潘君之令也出牛百八十蹄穀種二百餘而民始知緣南畝種粟以鍾計若預備若社倉若義倉若常平倉三萬二千有七百而官始知有贏糧請帑金五十拓倉而新之環者爲廩五十五楹北者爲祠三楹中蹲者爲亭一東西峙者爲門二而粟

始知有蓋藏余因數成績而慨嘆於君之能任事也食爲民天積貯爲民大命婦無暇遠引卽邇者扶風馮翊告荐飢矣島艘塞馬告交鬪矣有如萬分一轉徙之民枵復而待哺不逞之徒瞋目而語難長孺發淮南之粟而降人仰塞下之供人所腐心莫厝者君不寬然應之有餘哉嗚呼自干進之風熾任事之效微當官者徃徃有不屑之心視其官如傳舍前者旣以遺之後後者復以委之前展轉相仍坐待其事之自壞君旣奮身倡首而繼是任者不能續其成或又從而隳墮之此豈復有人理也乎君名敦復余

鄉夏津人癸未進士三爲令所至有能聲而未調猶勤其官若此其德量未有涯也余故因其請而樂書之

樂亭縣創建察院記

鄒德溥

樂亭故鉅邑以弗當孔道交公署率圯隘弗稱間者島蹠朝鮮天子偶然遣大臣提兵徃捍之凡有事海防者悉道出樂亭於是樂亭遂爲衝邑邑侯潘計之曰司理不授館單襄子所爲識陳亡也吾敢忽諸乃請於兵憲白公購同寺廢址於縣治西營焉徼北而堂堂五筵顏曰運籌決勝志防也左乃爲寢所右記室步出南四筵象舫而屋穴

牖焉兩廂其傍翼而屬于寢又步出南五筵爲大堂顏曰振揚風紀志職也堂之南爲臺爲臺左右而室各三筵步自臺而南門焉蓋儀門也儀門之外爲大門則張左右翼以示觀于構于飾陶于冶悉廩自公不煩民給已島大創去邑解嚴乃以間間記于鄒子鄒子曰察院故主貞度觀風者也然茲署爲兵防始設姑以兵論夫兵以豫振以果克者也易是必敗卽東征一舉以存世世貢獻之朝鮮於義得先其未我犯而協朝鮮并禦之於計便顧衆猶或然或否賴天子與諸大臣決策督帥致果乃始折而殿

屬疆曩令駐兵遼左迴翔而不敢渡是示敵弱且益之氣也夫惡謂東蔽徹而任自完顧今誠勝矣然始而悻終而不無騷者無亦承平久而玩愒素也不然蠢茲真操箠厭之耳何至煩天子與大臣鯁鯁動色四徵戎五而後攘却乎昔周盛時寓兵於農寓武於文蓋比閭皆勁卒比閭之藏皆軍儲兪且野夫猶足任于城托腹心及至受命陳師則有壯猷之老虓虎之臣如雷霆飛翰不測不克茲乃所稱必勝之具與潘侯軫慮於館舍之弗肅以篋王使豫矣起而立營馬果矣余故因是以推論於兵筴俾嗣是

舍斯者務先於計而奮於勇以無負聖天子長城之托且余所稱豫與果者微獨兵謀卽貞度觀風法亦如是蓋糾吏於其旣墮者不若格之於其未墮彼方觀指於我我導之善而開使自新能無祓志乎吏誠良卽我拂拂諸貴也必揚誠弗良卽我比比諸貴也必激繇斯以言夫振紀者乃所以決勝者與茲所爲兩志也潘侯名敦復字彥恒起家癸未進士山東夏津人

重修永豐倉記

黎芳

鎮倉以永豐名由來遠矣我朝初航海以餉北平于時建

在城外規制闕鉅後徙城內制半之及罷海運而倉始廢
先是營路餉務咸隸于薊筴雖長難及馬後率病之世宗
朝歲紀闕逢下部臣議分置餉司一如薊密是時計君程
復葺之倉之沿革具載郡乘者可考鏡已嗣是議者謂營
路業置倉而永豐如故不已虛乎遂議裁而倉遂傾圮過
半嗟乎此蓋計曉前者耳歲丁酉余啣命來計是鎮值島
獮獠需餉孔棘前部永春李公視篆東曹議開蘆浙引
凡二萬以佐軍興故事召商中納余上檄制府邢公撫臺
李公僉俞繕永豐貯之木石磚瓦藉資官帑工匠量鳩州

縣創造者凡十二楹補葺者凡十五楹新蓋碑亭二所大
門一座神祠官廳類皆脩飭之經始于丁酉之冬落城于
戊戌之夏甫及一週而廢墜煥然聿新是事也主裁則兵
憲蒲城樊公經制則管郡事副憲新城徐公而奉行之者
則盧龍葉君洎諸賢令也餉廳隨君新莅與有力焉願土
運商夙習長蘆不習浙引巧脫者觀望掉臂幾於苦窳余
數數請大司徒楊公方得允改而諸商始翕然樂就後有
繼此而開者其尚殷監浙焉役旣竣盧龍尹請記其事余
惟永鎮神京左輔也顧不重耶乃阻塞限海邊關禁制延

袤可四百里許且土瘠民貧夫以彈丸之區而襟喉三韓
擁衛都會其鄭重若此主客舊額數幾十萬而歲徵民粟
米僅四萬有奇止足支兩月士餉若遇海塞交訖徵調四
集旱澇歲儉民多轉徙當是時召買則室空如懸折給則
腹枵以待是不可深長思乎古稱未雨而徹桑土未濟而
謹衣禼言貴預也昔荆川唐公嘗請復海運斯說蓋自天
津出洋以達灤河海口灤達郡最爲省旋以臺議驚濤而
寢太守孫公亦嘗議通運河自王家閘引灤導青以入交
流進黑洋出大沽入運河以通于天津乃所勘議鑿鑿可

舉試一倣而行之則歲可省太倉十餘萬緡而水旱師旅
始無可虞矣無已則廣積貯平東警底定請將新開鹽引
留貯永豐勿拘年例時其歛散易其陳新期以恤卒濟邊
是又常平之遺意也不然庚癸以呼而後謀及于饑必不
幾矣然則蓋藏之計頗獨可忽乎哉余點謫代匱一稔將
半課卒西秦慙無裨益行矣乃若爲鎮計久遠圖永利則
以俟後之君子董是役者例得次之碑陰是爲記

偏涼汀記

丘濬

太行西來數千里環帝畿而東又數百里散之支南出爲

平灤諸山灤河自邊塞迤邐東南行入平灤境始益大去
灤州城北五里許橫渡山下是爲偏涼汀汀出衆山間據
川流之滙山之列其旁者有五若龍若榆若洞若紫金瓦
隴之屬參錯聯且後倪踞而龍蛇走其間林壑幽勝草木
葱蘢水之經其下者若漆若澈若沮若橫若肥如青龍之
類下流胥會膏黛渟而綺縠張其間鳧鴈翔集鱗族潛泳
是誠一郡之奇觀也昔人鑿崖通道因山建亭歲久而圯
近時中貴人重爲修築然未殫厥美也及天順庚辰御馬
少監韋公將命道茲因舊加高下爲圍門上爲新亭規制

宏侈丹碧照映登臨眺望一
段千里山若增而高水若增
而深與夫風景雲物之美咸若踴躍奮迅而突出也知永
平府事古相周侯晟按屬至斯慨曰是不可無記迺以書
走京師徵予記予復之曰山川信美矣景物亦奇矣矚目
之頃可以盡得之奚用記爲哉然有不可不知者蓋茲地
在古爲孤竹國漢唐時皆屬內地不幸五代初始
■始終四百五十餘年當其時山川如故而其人則貿貿
焉忘其爲華也久矣人倫日用之常尚不可得而有況有
所謂山水登臨之樂者哉幸而我高皇帝再造天地大正

疆界茲地始復於古職方氏今日二三君子得以于此因
勝遊以恣竒觀可不知所自哉登茲亭也見行旅往來於
此以車以舟而無水陸之虞居民環處於此或佃或漁而
遂生育之樂近而瞰乎城市官寺屋宇衣冠文物如此其
盛遠而望乎邊徼城堞樓櫓烽埃關隘如此其固若是者
孰使之然歟要不可不知也後之人有事過此而登斯亭
者其尚悠然而長思惻然而深慮矣乎於是乎記

北山祠祠記

朱鑑

羅山之陽衆脉皆南走其一支起伏而東南約二里許又

蜿蜒而西南僅一里許結爲陵狀如覆釜厥土青黎厥草
暢茂乃其鍾靈毓秀于此而結焉者也自是而南地皆平
衍潦水逝乎其東潦江經乎其西陽山環抱乎其前東阡
南陌之參錯遠村近疇之聯絡雞犬相聞牛羊被野乃盧
龍第一樂土也先是有祠瓦木脫朽古杏一株踈幹少花
羅兵燹而禁風雨者不知其經幾變故鄉人且夕往來其
下雉者獵者負者戴者遠而凝望心皆悵然至而顧瞻罔
不興懷余髫年時猶及見之今莫考其年代爲某姓名意
者昔在先民爲春祈秋報而建焉則斷乎無疑矣逮余僥

倖弘治己未科涖官中外殆二十年正德丁丑歲致政歸
田有時杖屨散步徘徊故墟但見瓦礫半見於沙磧石峯
巋然于山巔祠之舊物惟此而已曩之朽林老杏無復餘
屑俯仰今昔未嘗不遲吾行也嘉靖癸未秋北鄉舍餘王
宜輩謁於於桑梓下而言曰北山有祠歲久則頽勢使然
也我輩欲重建復敢丐一言以紀歲月余卽欣然而諾蓋
以敬神而有合焉不可以不文辭是歲孟冬工落成祠宇
一間深一丈廣九尺有竒高如廣之數中題木主四五土
五稷之神一風雲雷雨之神一山川之神一八蜡之神一
祠之前有抱厦四楹棟如之爲貯爐香火朔望展拜之地
祠之內東西兩壁加以黜堊繪以丹青象春生夏長秋收
冬藏除五穀草木山川風雲之外不盡焉山靈亦知余文
不流于俗也噫人敬神而知禮神福民而血食感登梁輿
思之懷遵春祈秋報之典是豈狃淫祠徼非望之福者之
比哉生於斯者覽余文而知其重修歲月鄉人姓名且因
以知祠之剏建不肇於今日而祠之修廢不能不望于后
日也

山海關天妃廟記

祀順主事

天地間海爲最鉅海之神天妃爲最靈凡薄海之邦無不祀天妃者由其能驅變怪息風濤有大功於人也直隸山海衛去城南十里許爲渤海汪洋萬頃不見涯淡海旁舊有天妃祠相傳爲國初時海運之人有遭急變而賴神以濟者因建祠以荅神貺歷歲滋久故址爲浪衝擊幾不可支而堂宇隘陋亦漸頽毀天順癸未太監裴公璫以王事駐節山海諭神之靈就謁祠下顧瞻咨嗟語守臣及其屬曰天妃顯應功利聞天下而廟貌若茲非所以崇明祀也盍措其舊而新是圖遂施白金三十兩以倡於衆時鎮關

兵部主事楊君琚暨叅將具侯得各損資爲助而凡好義者亦皆致財効力以後爲媿於是市材僦工擇時興役崇舊基而加廣焉爲祠前後各三間堅緻華敞足歷永久其像惟天妃因舊以加整飾餘則皆新塑者復繪衆神於壁間威儀踰踰森列左右遠近來觀莫不肅然起敬以爲前所未有也肇工於甲申年秋七月落成於是年冬十月衆以嚴牲之石未有刻辭徵予紀其始末用傳諸後夫能禦大災能捍大患以安生人者徵諸祭法於祠爲稱我國家明制度尊祠祀豈無意哉亦爲民生計耳嘗聞東南人航

海中有咸寄命於天妃或遇風濤險惡變恠將覆舟卽疾
呼來救見桅檣上火光燁然舟立定是其捍患禦災功罕
與比故在人尤加敬事而天妃名號居百神之上亦莫與
京焉渤海之廣無遠不通神之流行無往不在人賴神以
安神依人以立然則斯祠之建唐可後乎當祠成之歲居
其旁者厄於回祿勢焰赫然及祠土人遠望之見烟光中
人影上下意其爲護祠者旣而旁居蕩爲灰燼而祠一無
所損向所望烟中人影皆無之乃知其神也噫神之顯赫
不可掩如此所以惠福予是邦豈淺鮮乎哉順旣叙其事

復作迎享送神之辭俾邦人歌以祀云其辭曰蓀壁兮藟
房辛夷楣兮蘭檉桂梁雜芬非兮成堂神之奠兮海旁吉
日兮將事女巫紛兮至止蕙餼蒸兮薦芳醴衣采兮傳芭
吹參差兮舞娑娑神不來兮柰何輕風颼颼兮水揚波神
之來兮容與載雲旗兮駕風馭月成再拜兮傳神語旋焱
不流兮使我心苦神廟食兮無窮神降福兮曷其有終海
波恬兮偃蛟龍拜惟雨兮驅暴風災沴弗作兮時和歲豐
人有壽兮無痲痲永世不磨兮神之功

釣臺記

倫 浹

平郡山水隩區西南二十里爲釣臺山名初不載郡志中而築臺以栖自侍御韓公始公素好山水雖身歷宦途常願得一丘一壑栖息其間卽微天幸而佚我也何必策驄馬日遊長安市耶於是請告以歸而卜幽勝之處乃得釣臺茲山山形從郡城東平山逶迤而南爲南臺又南爲虎頭石連亘數里爲安樂峪曲折而西則爲釣臺山東西橫峙面北下臨河河固漆灤二流交會於虎頭石下南流夾雪峰直抵安樂峪之崖折而西流二百步許其上爲臺臺趾有石磯右傍突起孤峯觀者當碣石云由石磯東上丈

餘有小巖蓋舟子停泊之地稍西上二丈餘有復領可置杖屐卽公所號爲臺者因而廣除東西濶十餘丈南北半是鑿石層累之以爲基高三丈餘由基東橫築一壁壁間設門入門有巨石蹲踞可當屏由石右轉西向又一門入門北轉則履臺之端平處北面直承而上構七楹小軒其簷宇飛覆臺之外中三楹向北牖啓扉下瞰河西二楹爲庖廡東二楹貯器用各分壁界門竇軒內厰豁南距四武架樓三楹樓東西各翼一小閣樓下中半爲堂東西各一室爲寢榻堂中設屏由屏後躡梯東上則爲樓上層北面

周以欄檻憑眺則連郡山川與夫烟雲林樹一覽任目樓
後基址漸高卽山爲壁東西濶數丈南北丈許西面復繚
以垣上接山阿下接軒之西簷循南崖而東上峻嶺十餘
丈有一洞懸壁自洞還東出有石階下出門卽所升入之
門蓋周圍曲達如此連山上下樹松千餘章蒼翠可愛然
自河下升臺路皆崎嶇不易扳躋於是爲砌磴凡三轉折
共得九十階以白石爲之拾級而上英英若白雲梯梯下
盡卽渡河北岸有護沙圍繞又北上二百餘步有團巒與
臺對峙蟠踞如龍堪輿家言此地脉靈秀亦自西北而來

臨河結聚東則安樂峪西則灰山相向拱抱最爲古塚公
修爲玄宅樹松數百鬱鬱葱葱如列畫屏向後北轉則此
山之拖尾也多五色石絢若錯繡透迤而北三里許則爲
雪峰峯之對面高嶺處又築一臺與釣臺南北相望曰釣
雪臺嶺東西原有樵逕崎嶇不可置足自不築釣臺因闢
爲馳道北面臨淵欄以石壁輿馬往來經行宛在雲路中
由馳道西下轉北雪峰之西岸爲張家村有腴田置廬治
穡事以贍家之食指雪峰之東南下渡河林臯鬱然爲宣
家村別墅田二百畝計歲入以資釣臺繕修之用是皆綠

建置後所增設者蓋臺之經始在萬歷丁亥閱幾稔而後告成其諸次第修補不悉記姑記其畧如此韓公名應庚字希白別號西軒萬歷丁丑成進士初授彰德府司理擢福建道監察御史歷巡甘肅山東自歸隱七徵不起稱釣臺山人云

殷訓導先生名宦記

王世貞

蓋猗蘭困於谷風雖死不改香亡何而馬勃陵之在下難振哉有質樗櫟鷓鴣鳴上托狐鼠下族然得謚爲昂霄之雄仁義附於高位余竊甚卑焉迺若在下而振彌久而聞此

非特其所寄殊也厥亦有至質矣余日者察獄燕趙間聞則以祠考循良吏故實其祠類多二千石不則千石亡下者退而見其父老諸儒生難之雅未有以舉也是亡論其甚往縣邈卽能及其身耳目睹記亡稱焉於乎非名實相左謬盭然耶又東游永平永平爲古遼西地不佞蓋徘徊於離枝孤竹之封攬先民之遺致庶幾哉有所值而不果迺其父老諸儒生稍稍有能言其宦之良者不言二千石銅艾厓言殷先生殷先生爲訓導秩百石至卑小也又天順成化間人非及父母諸儒生耳目胡以稱哉父老諸儒

生更起難言使者胡難之易也吾非能識殷先生貌作何
狀與官所至第吾之大王父行及事殷先生者家說輩臆
以故畧得之而先生行於養母事尤著始母來就先生養
也天大雨道泥先生徒蹠泥道中扶板輿諸門人人徒
蹠泥道中從矣母性喜食魚會灤河魚美而河水旱無魚
先生旦一衣冠河傍拜且禱也亡何水驟溢得魚取以食
毋迨而今鄉之人闕供者輒詫謂兒曰惜女不習殷先生
拜禱耶而先生故以三禮取高第諸亡能爲三禮言者先
生

也永平家挾三禮青紫比比三禮之傳永平自殷生先始
余起謝父老諸儒生審如公等言是不當祠殷先生耶蜀
之有文翁蓋天壤相蔽焉大要前用殷先生法也夫殷先
生不及身後必有顯者及余卒卒罷察獄還治兵山東從
今國史檢討正甫游因得聞正甫之先仕嘗至德審理相
德莊王有聲不知其爲殷先生也以姓故語及之正甫大
驚曰吾不足以辱先審理後待罪太史則不知先審理之
教永平若是歲餘而永平守紀君使來言其前守李君爲
殷生先入祠狀良悉且謂余記之夫二君子其猶行古之

道也夫徵衆公也逮卑義也追遠仁也假令殷先生妻起爲九卿生赫然祠矣烏能歿而脂父老諸儒生口至今二君子其猶行古之道也然則不難正甫乎誠不欲令以正甫故揚先人名又詎宜以殷先生後故掩賢者二君子之爲永平而已矣殷先生諱某武定人後遷濟南李君名遜今爲廣提學副使紀君名公巡由給事中遷

韓隱君傳

宋 琬 永平兵備

隱君姓韓氏諱原濬字發之別號發西父應庚明萬歷丁丑進士歷官監察御史按部河西山左有惠政丰采著于

朝廷中歲家居屢薦不起學者稱西軒先生今郡城南有峯突起灤水匯於其下朱樓石磴掩映如畫蓋先生垂釣處也里人思暴先生高誼名其地曰釣臺西軒公年逾商瞿未舉丈夫子元配郝孺人憂之聘于劉爲亞室是生隱君幼而早慧西軒公最愛之年十七西軒公捐館舍郝孺人年已耄矣劉毋佐持家秉御僮奴嚴而有則擇良師以傳隱君方是時海內無事縉紳之子席溫飽之餘蔭慮亡不呼鷹蹴鞠追亟于狹邪之場甚且有傲其諸父伯舅者劉毋躬目督責一動止不少假以故隱君折節讀書循循

如寒士甫弱冠爲邑庠生後選入太學庚午之變孺人度城不能守以五千金詣監軍犒師已而遍召族黨縱其所取僅以千金貽隱君俾出亡于外隱君泣不行孺人叱之曰若不念韓氏絕祀耶且母子俱死何益若行矣吾以死守門戶事平而母子無恙也隱君姓至孝傷西軒公早世每饋必奠而後食與人交坦坦無町畦見人之有機事及談說人過失者面爲之赤曰天壤間吾不信有此事甲申神京陸沉謂其子鼎業曰吾聞林慮可以避兵古之隱者多居之於是携挈以行所親者力勸之不爲沮或有問其故者笑而不應久之遷鄆陵繼乃買田密縣結廬大隗山之麓而居焉丙申冬卒于密縣享年六十子鼎業奉骸骨還葬于西軒公墓側事訖歸耕于密從遺命也隱君之葬容城孫徵君嘗誌其墓家世子孫俱載誌中徵君名奇逢隱于蘇門世人罕識其面其銘隱君曰不彫不琢終身慕親謀不在食憂不在貧鄉人皆以爲定論云

重脩清節廟記

彭士聖

知府

祭有十倫匪求福也先王神道設教立學禮先聖先師虞夏殷周則以舜禹湯文爲先聖各取當時左右四聖者爲

先師漢高雖祀孔子大牢先聖先師號尚未正至安帝始
隆闕里唐武德中釋奠太學猶以周公爲先聖太宗用房
玄齡議乃停周公升孔子以顏淵配而先聖先師始定其
後天下學校並祀名宦鄉賢諸凡古聖先賢忠臣義士節
婦烈女亦得崇祠于里蜡祭報神漢儀猶日報諸鬼神及
古聖賢之有功于民者也迨二氏教興倡以禍福動民愚
夫愚婦惑資冥福紺宇琳宮侈極金碧反將膠庠古祀茂
草荒烟希福闡正俗使然矣永平屬古孤竹採薇二子起
商季遜國叩馬清節萬古爲昭上而孔孟亦稱曰賢曰聖

且推爲百世師是夷齊已在先聖先師列雖不能如孔子
崇祀天下學校而祀諸宗國今清節祠畱洞山之陰俯臨
灤水當與孔子闕里等固不僅若他賢尸祝于鄉而已予
壬寅來守春秋例得率屬致祭是夏相國范公承祀

祖陵東旋追陪清風臺上紀之以詩目擊祠圮實維有司
咎祀不祀固無與于二子而稽自漢熹平五年已有祠唐
天寶七載祀義士八人于郡縣崇祭則自此始宋大中祥
符四年曾訪廟遺官致祭清惠仁惠謚號則封于政和三
年進侯加公則更于元至元十有八年至順元年頒廟額

曰聖清古廟久廢曾移于郡城內東北隅爲明洪武九年郡丞梅珪所建未幾復廢景泰五年郡守張茂乃重建于孤竹故城成化九年郡守王璽請于朝賜今額御定祭文詳載元中丞馬祖常明學士商輅兩記甚著弘治十年郡守吳傑重脩有行人張廷綱記之嘉靖二十六年郡守張玘重脩規制大備有侍講袁煒記之四十二年備兵使者溫景葵始于廟北隅隔河建孤竹君廟隆慶六年郡守辛應乾萬曆十一年兵備雷以仁郡守任愷二十七年郡守徐準曹代蕭等皆經重脩代蕭且復同給諫白瑜輯夷齊

志嗟夫首陽一餓民到今稱臺城同此一餓尚肯捨身同泰未聞頂禮先世餓夫乞衣鉢斯民之不違從事于茲又奚足怪禮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狄仁傑奏廢天下淫祠吳中止存泰伯季扎四祠如泰伯季扎者議廢所不廢夷齊有功世教惡可聽置俎豆不光爰謀諸寮屬咨于士民積黍爲鉢延至甲辰夏尚未及千金待鳩工庀材卜吉啓土不期大雨灑漲平城道沒弗克往又越月餘水退口外衝入木植集廟下有如夙贖伐至計獲命工度之已贏止需磚瓦灰釘並匠

作食用因以所募金催濟俾盧龍李令守掌擇鄉耆督工
經營論廟制規模弘鉅非數千金不可用力少而程工易
所賴浮木居多時會相值似亦有神助云是役也工肇于
康熙三年甲辰夏閏六月至十月終粗完迨寒暫綴越明
年乙巳春融加以丹雘四月既望迄用告竣門樓殿堂臺
廡庫厨齋房咸撤易煥然一新其孤竹君廟就毀恐墨台
父子異視未安且于孔廟啓聖祠意有戾矧茲土實此君
舊服是應相繼脩復往雖有廟戶恒別處朝夕不之顧尚
或利其木石而反侵損之舊存地籍固可考多被隱佔清

出擇僧居守今不宜用浮屠藉司香火歲以租供祀事並
食之庶不致斯廟無守而仍為曠廢也予乃進邦人而告
之曰爾思享福曷若遠禍禍幾實兆于爭止爭莫善于讓
爾邦人嗟被其清風已久今新其廟歲時伏臘瞻拜其前
仰而思爾邦之前人爲子如是爲臣如是爲兄與弟又如
是卽當自審爾宜何如爲子爲臣爲兄爲弟縱不能比節
致謹而試先師其讓始而雍容于門內繼充此操于鄉黨
朋友之間無不以遜讓相期庶隅共砥自然訟獄衰息室
家和平內侮不生外患不作于此鼓腹康衢優遊盛世以

載揚神休誰謂祭不獲福

孤竹二君祭文

蔣

超

順天
學院

維陽山之鳩毓肆濡水之漣漪鬱貞操之皎潔秉大義之
崔巍配扶輿而並立夾日月以同飛驚冕輕其敝屣朱戶
視如蓬扉雖裴徊於巖穴實寤寐於京畿回周原之六轡
挽商日之餘暉天綱凜其楮柱地極奠其傾欹武周聞而
心折孔孟仰爲師資悵飄飄於冠劍空滅沒於音儀揣神
游而莫定訪埋照其焉依想子臧之戀宗國悲鍾離之操
南徽魂遙遙而返駕身兀兀以扶犁撫中子之弱存喜宗
祏之留遺料雲旗與風馬必暮漆而晨淝義感均於頑礦

瑞液浹於芳菲鴻哀鳴而死節麥挺秀而連岐釀容城之
讓爵激碣石之窮發緣三倫而表燭留萬古於幾希關人
禽而下鍵揭仁義以爲旗痛彼婦之嗷嘯謝薇蕨之紛披
白鹿跪而獻乳清泉濺以投飴終逍遙於桐栢證仙籍於
紫薇其忝學校之綱領乏禮義以提携羨此鄉之渾樸秉
誠信而不移取夫恥競於二價儒者躬學於耘菑望松楸
而投涕撫榱桷而凝悲喧檐楞之鳥雀冒庭戶之蚺蜥聞
圭田之遠撥擬鑄俸以留祠知達人之竊笑真豎婦之庸
詞曾圭組以棄捐何莘豆之從違方纏綿於禁火欲親薦
於薌其徒鬱檀而作供亦致錦以陳詞雖物微而誠結愧
鬼是而人非斬顛毛而布禡剖心血以舖饑
夫子諒有明鑒庶援七著一嘗之

祈雨文

康熙十一年六月至七月大旱不雨田苗枯槁井涸竭萬姓皇皇呼天莫應公念切民艱恭謁城隍廟設壇每日三次步禱率僚屬免冠路拜仍三致告文以達神聽至十三日子夜大沛霖霖三日方止徧楚歡呼草木回青山川增色復為文以謝之記告廟文四通

初致告文

唐敬一 知府

維康熙十一年壬子七月甲辰朔禱日辛夷直隸永平府知府唐敬一等謹蠲白廼心敢昭告於本府城隍感應之神曰嗚呼旱魃之災帝天非無因而降凡我僚屬奉天子命牧養斯民未能實心撫字致此失業遺黎類多饑寒失

所其或溢怒淫威刑罰失中再或叱民膏血寄我飽温有
一於此皆足以上干天和下積人怨太守頑冥不察諸司
怙過不悛災及已身固其宜也民何罪之與有而罹茲克
詢耶惟神血食北平職司幽贊與太守表裏斯民若太守
無德不能格天尊神猶將顯震英威譴太守以回天怒若
太守苟可告無罪於百姓則今茲不雨萬竈立見烟寒當
亦非神之所安坐而默默也神其度之謹告

再致告文

唐敬一 知府

敢再告於本府城隍之神曰嗚呼惟神以帝天喉舌之司

造下土一方之命今此下民所爲歲時伏臘煮蒿悽愴而
奔走恐後者凡以爲今日也北平財盡民窮所恃以延如
綫之生者惟有秋是賴目今禾黍垂成而驕陽不雨萬姓
携妻挈子頭搶地 聲震天太守惴惴悔過是用率茲僚
屬匍伏禱求告廟前言尊神亦既聞之矣朔九午刻仰見
陰雲滿佈霹靂雲霏意微尊神響應之靈不至此其如膚
澤未幾屯膏如昨豈太守之呼籲有胸無心神不我格乎
抑亦神將吐我而帝天之視聽果高遠而不見不聞乎非
是則天道好生當必不忍縱旱魃之播虐此一方民若是

其甚也太守父母此一方者也尊神禦災捍患血食此一方者也百姓不敢呼天而呼父母太守不能問天而問尊神若三日不雨則土膏竭十日不雨千里其頽矣嗟此孑遺弱者轉壑強者揭竿挺走流離將不旋踵則太守與尊神必有分任其咎者矣神其鑒而裁之謹告

三致告文

唐敬一 知府

直隸永平府知府唐敬一等謹免冠匍伏大聲疾呼三致告於本府城隍感應之神曰嗟呼此方之民何不幸而罹此旱虐耶北平古稱瘠國其民刀耕火種其地水立沙飛

產無百畝之遺家無擔石之儲所恃上天降祥時和歲稔願此遺黎尚得與畿輔七郡之民承丁負版以上報天子者饑饉不臻而不忍輕去其鄉也嗟呼今何不幸而罹此

旱虐耶下官敬一奉天子命來守茲土未敢登堂受事先

入廟而謁尊神循朔望跪拜之儀盡人神祈格之禮豈有他哉良以地方久遭兵燹小民鵠面鳩形兼之弱肉無幾不堪強食是用簡刑息訟馴暴懲刁片紙蠲供一錢不罰期與二三赤子休息相安以盡太守心所欲爲力所能爲之事庶幾假此可以告無罪於天子也至於悍大災禦大

患人謀所詘則太守有所不能者而神實能之此有皇上
帝所以特簡聰明正直之仙班勅爲保障城隍之顯爵俾
尊神理幽贊陽奠龔此一方民以輔祐天子於以享此一
方之血食而無愧也此其義與下官之奉天子命而撫摩
茲土者將無同今下民罹茲旱虐雖或天運使然在尊神
亦有不能自主然而天子者天之子也所以代天而子民
也尊神則天之吏而太守又天子之吏也無非爲此民也
譬如父母不慈孝子未有聽其違道而不迎幾以諫者人
主有失忠臣未有徒畏膏斧而不折檻以爭者况乎帝天

仁愛養育萬物是其本心而大兵大荒不過數十年而一
見古之人主六事自責舍腹吞蝗要亦一言之善遂可回
天此又人事之彰彰者矣若必欲盡此一方民而饑之饉
之使之流離轉徙而不惻然念者斯又必無之理矣今者
陽日以驕禾日以槁萬姓呼天搶地聲徹重霄太守匍伏
悔過叩頭流血一告不已至於再再告不已至於三凡若
此者非敢爲瀆也誠欲尊神大彰捍禦之能以茲下情上
告天帝亦如孝子之諫其親忠臣之諍其君挽回天怒爲
民請命而已若三告而神不應是必尊神之多物生靈而

虛擁天爵也尚不能與人世之敦倫聞道者比其亦何神之與有語云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誠爲之通也今太守之夙興跪禱而咄咄不休可謂至矣而神不我聽則早其不可藥矣民其無如何矣眼見千里如焚窮簷熄爨折骸易子盜賊繁興

勢所

必至太守旣無面目見此北平父老卽尊神亦豈能覩焉血食對萬姓而無惴乎此太守之死不擇音泣盡而繼之血也謂神不聽當不其然神如有靈其疾告帝天立驅旱魃以造萬民之命再三日不雨則太守不職尊神不靈不

重修永平府文廟記

吳國對

北道督學

北平負山帶海稱燕冀神臯屹然一大都會也考古爲用兵之地漢太守李廣以神勇著下此兵興之事史不絕書今天下中外一統人民樂業聖天子右文崇道弘獎儒術多士蒸蒸向風漸摩於道德仁義陶淑於禮樂詩書蓋三十餘年於茲矣比年以來水旱頻仍稍稍失所太守三韓常公甫下車卽徧訪利弊問民疾苦閭閻瘡痍引爲已疚其間釐剔振興有關民生者善政不一而足乃先則謁文廟而慨然曰今天子豈第作人惟此爲興賢育才之地士

子朝於斯夕於斯誦法景行而頌令廟貌之頽圯闔沕弗
章其何以遵聖教而勵儒修也然當此十室九空之際下
竭民力浚民財以傷吾休養百姓之意則大不忍爰是捐
俸庀材給貲鳩工經始於康熙十六年正月望日落成於
十一月朔日殿庭巍巍廊廡峩峩輝煌璀璨煥然一新於
前另建書院其中大庭三楹左右環以號房十二間庭後
正房五間東西廂房四間爲諸生休息之所庭前設照壁
坊表以界內外大門與週匝墻垣及厨爨等室以供諸生
月課肄業又前此未有余以試事至謁拜畢進諸生而勗

之曰爾知二千石葺廟意乎爾俗剛武雄悍思以柔之狙
詐剽黠忠以誠之其或輕浮躁淺董之而進於莊鄙樸固
陋飾之而澤於雅非聖道不爲功是故他務未遑而汲汲
於此吾於此而知太守之能重文也能敷教也能體聖天
子豈第作人之意而以興賢育才爲首務也能以先師之
道德仁義禮樂詩書漸摩陶淑於斯民而令筮兄之教必
先子弟之率必謹其用心厚而嘉惠於爾多士與斯民甚
深且至也異日考多士之蔚興大則棟梁舟楫爲邦家光
次亦孝弟忠信篤尊君親親之誼化行俗美比戶可風自

賢郡守始之而成之矣推此以治一郡而一郡理以治天下而天下理而猶慮文教不敷太平不可坐致也又誰信其然哉余顧而樂之遂援筆而爲之記始其事者郎太守常君文魁因其事而共勦則郡司馬鄭君四國州守灤州馬如龍縣尹盧龍呂憲武遷安張一諤撫寧劉馨昌黎陳邦齊樂亭于成龍永平衛守備杜進梅山海衛守備王天福至督修生員楊新鼎例得並書

重修永平府學宮碑記

劉鴻儒 郡人兵部

教化者制治之本也學校者教化之原也苟使在位者由

學校起教化由教化得制治能令人文蔚起喁喁向風而龔渤海趙京兆當俯而遜謝之況學宮巖地先聖先賢示之所博士弟子員講肄之區郡守邑宰諸公瞻侍之域而顧與荒烟叢草敗址朽楹日相尋而莫爲革整當亦昇平之世所最憾也北平爲畿東名盛之處山水滌滌帶先賢墨胎氏焜燿千古其間文人粹士接踵歷代而建學于城西北隅規宏而制偉數十年以來兵燹洊加榛莽之所蒙塞荆棘于焉蘊崇遂至殿廡堂奧之間椽毀而瓦遷守令諸公若與我絕不相屬者會我公祖常公守茲邦綰綬之

始卽汲汲以整理澤宮爲已任進屬吏鄉士大夫而諮之
咸樂輸恐後鳩工庀材度越前人折正殿而新之輟彞堂
而構焉一椽一礎變腐爲燦棟宇節稅麗若妍明門之外
有兩坊芟其朽而更奠之易柱以示別坊之內有木柵改
以石垂爲可久鏤碣蕃穠環以松翠森蔚周匝望之巍然
猗歟盛哉余于是服公祖之知治要而崇先務也夫梵宇
道院所在多居名勝地郡邑六者百餘所小者亦數十所
商賈婦子願施而不倦莫不塗朱墀碧照耀瞻眎獨至于
澤宮每郡邑僅處其一兵興以來大半鞠爲茂草頽垣破

壁先聖先賢棲於烈風霽雨之下而莫之或恤問師儒而
師儒無其權問友宗而友宗無其意是正學彞統反不若
二氏足炫愚罔也惟我公祖常公以文章理學表爲經濟
能使墨吏解綬豪氏怵息而敦崇大體首力學宮上以承
朝廷右文崇儒之至意下以鼓士子讀古明道之深心前
以接昔聖昔賢茫茫未絕之統緒後以啟十數百年十數
百處遙遙無盡之人材雖華縟而不以爲侈雖煩重而民
不告勞致泮林闕宮之盛再見于今日再見于此邦雖古
名公卿孰能絜隆於公祖也哉夫天下者郡國之積也郡

國者州邑之積也使撫茲六屬曉然知公意指之所在則
先其教化後其刑罰者擊節廟堂學者歸嚮率鄉曲之原
慤者群而敦詩書明正誼力田孝悌之風爭自濯磨民有
不畏折楊而畏清議不矜智勇而矜名檢者矣昔文翁爲
蜀太守置學宮數十區以教養士子而蜀文彬彬始盛何
武爲刺史行部必先至學宮而後至傳舍古今賢太守其
識同力同而經緯亦同也余游學宮睇觀焉既有慨于昔
因有快于今快于今故記之記之以風天下之凡爲郡守
如我公祖者



